

# 卷十七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賈子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一曲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人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想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青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古名石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此輩心腸易知但達者不竟耳

你知道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為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為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自從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伴人眠

金瓶梅十六卷終

七六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七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燕入非傍舍

鷗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

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自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于揚州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扎想他活命之恩竭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養在家裡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箇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婦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纔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箇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

日歸到院中。又值玉枝兒鴛鴦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眾人擺酒與鴛鴦。王媽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箇。白不見到。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厮不知在那裡味酒。味到這咱纔來。口裡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裏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你搵着掙你。在這里合蓬着丟。宅裡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為人就勾了。對玉枝兒鴛鴦。只顧說鴛鴦。便拉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胡秀大噁大噁。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眾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

當日西門慶到南邊好有誰知以弄的好看

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脚。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催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上沒坏了管帳事。你倒弄老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扯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裡挺。竟去了。正是

行止稍不端便不能服人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眾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就籌交錯。通酒開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箇唱的彈唱歌。舞花擗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劝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

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再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關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坊四鄰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听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空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

許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往清河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雍城南門裡，日色漸落，忽撞遇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拿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帛。這韓道國听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存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况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

延文 利之 問焉 不得 一算 計便 利重 于文 矣

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渥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塚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總知老爹死了好好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塚打開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貨物并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裡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已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

何老婆道你还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

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暗道兒認你下落到不

如一狼二狼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女那裡

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道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

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箇來留幾兩銀子與他

就叫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

了莫不他七箇頭八箇膽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

他韓道國道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

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

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卓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

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裡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

如此

金瓶梅 第七卷 第八十一回

月娘從  
未罵人  
止罵得  
王六兒  
幾句便  
招笑矣  
事可見  
越是好  
人越行  
惡事不  
得

任落後他第三箇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着他這箇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叫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箇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催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

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使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侄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里。這陳敬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奪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喚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

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脚裝重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段舖其夥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箇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箇侄女兒四歲二人割衫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咱早休去一箇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

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聽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會了主兒來月娘交陳敬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拏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得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洩滿迸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肱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吊了是一場事那敬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匹手奪過算盤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

泰序之  
無禮不  
必論使  
金蓮嘗

此未知  
又作何  
狀月娘  
亦可謂  
奇婦人  
矣

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箇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家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箇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箇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箇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各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箇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打發兩箇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

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箇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箇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箇都生的好模樣兒一箇會筆一箇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定元寶來這來保還克了一定到家只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



月娘雖  
呆終不  
失為好  
人

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箇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裡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典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段子典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邊門首就開雜貨舖兒他便日逐隨倚社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裡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扳親家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裡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纔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為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根前

引最  
下者為  
此以見  
已能此  
人情世  
道所以  
日薄也

說他媳婦子在外典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已誇漿說眾人你每只好在家裡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老牛箱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燃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幾件子首飾衣裳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拏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籌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水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家裡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絲頭兒和人嚷

開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沒人脚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箇布舖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親友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聞道雙。脚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為。阿。誰。燒。悵。望。水。沉。烟。梟。雲。鬢。風。前。綠。捲。玉。顏。想。處。紅。潮。莫。交。空。負。可。憐。宵。月。下。雙。灣。步。

借

右調西江月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兩箇人嚐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搯打揪擗。通無忌憚。或

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搓成紙條兒。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箇紗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栢兒。封的停當。要與敬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窓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初結下青絲髮。松栢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糜架。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糜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一詞在上。回答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走進肉門。就叫可意人。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

一入此境復有許多剛巧剛不

巧情景  
使人聽  
驚心喜

誰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終在這裡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摘  
花兒去了。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  
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  
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拆  
開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柄，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詞  
兒。

此詞景  
是敬濟  
的筆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鉸銀錢十分妙，美人兒堪用着。遮  
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  
了。

婦人看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箇了頭，打發些酒與  
他吃，闌在那邊炕屋睡。然後自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烧，收拾床鋪衾

松薰香灑乳，獨立木香架下，專等敬濟來赴佳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  
月娘請去後邊，听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裡，敬濟梯已與了  
他一方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  
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來花園中，只見花節月影參差，  
掩映。走到茶縻架下，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烏雲，俏、在木香棚  
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茶縻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說了一  
跳。說：「吓小短命，猛然鑽出來，說了我一跳。早是我你，你便將就罷了。若是  
別人，你也恁膽大，樓起來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早是樓了你，就錯認了。』  
紅娘也是沒奈何，兩箇于是相樓相抱，携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掌着  
燈燭，桌上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  
在那裡？』敬濟道：『大姐後邊听宣卷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叫。』

我只說在這里下棋說畢兩箇懽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箇嘴兒相親一箇腮兒厮搵舉了燈上床交接有六娘子小詞為証

入門來將奴接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怪嗔將奴脚兒擡脚兒擡揉亂了烏雲髮髻兒歪

兩人雲雨纔畢只听得元宵叩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

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漆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晨梳粧打扮走來樓上金蓮也燒香大奇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敬濟正擎

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拏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此總○是○金○蓮○燒○香○的○香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

無人兩箇攬抱着親嘴咂舌一箇叫親親五娘一箇呼心肝短命因說趁

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春檯上雙兒飛肩靈根

半入不勝綢繆當初沒巧不成話兩箇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

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湊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

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敬濟兜小衣不迭婦人穿上裙子忙叫春梅

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

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叫你知道罷俺兩箇情平意合折散不開

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奴伏侍娘這

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娘夫在這

里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

金蓮伏  
恩耶地  
人落水  
耶春梅

屈從耶  
歡喜領  
受罪再  
四思之  
不得

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褲帶你在機上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為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箇見今有

當下儘着敬濟與春梅耍完大家方纔走散自此以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只一日只背着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得早早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裡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捺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没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

月娘  
人聽宣  
卷亦大  
是苦事

奇想  
千古所  
未發

門閉不開敬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溺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牕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箇撒野在這裡溺尿捺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牕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腰累癱痛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了鬚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飯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窗眼裡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要不得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謊了我一跳你趁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

此想更  
有情形  
意切便  
有許多  
急智

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友打發他箇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騭，婦人罵道：好箇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箇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牕檯上，假做勻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啞。他那話吮啞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啞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敬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厮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教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里去了。在屋裡我使春梅叫你好友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是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

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里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撿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三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纨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為号，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摸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樓上赤身露体，席上交歡不勝纏綿。但見

情只兩和諧，樓定香肩臉。搵腮手捻香乳綿，似軟突奇哉。掀起腳兒脫繡鞋，玉体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巽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箇雲雨畢，婦人掣出五兩碎銀子來，通與敬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我去探喪燒紙來了。」

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共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擡錢，看着下入土內。

你來家就同我去。視○親○之○詞○一般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我明日絕

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掃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喚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

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至○性○終○在○了，葬了敬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

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至○性○終○在○與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泪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

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繇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他，你

八回甲  
便有此  
爲其以  
爲其以  
之妙孰  
知其伏  
冷脈至  
此始悟  
高文絕  
無空鑿  
之跡

今日休往那里去。在房中尋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這敬洛答应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箇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弔下一根金頭蓮。籜簪兒來。上面鍍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曉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畱幾箇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尋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上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敬洛一覺酒醒起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边去。角門又关了。走來槿花下。搖花枝為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蹀着太湖石。扒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心在。就渾衣上床。搖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想。髮都睡了。悄上躡足潛踪。走到屏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牕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搖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庄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怨罪怨罪。那婦人也



金蓮從  
來受此  
軟款溫  
存敬濟  
似為西  
門慶補  
遺

吹金多  
矣又疑  
似酸醜  
一卷文  
情變幻  
法入

此情  
景似苦  
而寔樂  
然不可  
為淺人  
道

不理他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搨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消。的丫頭所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悞你約。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却是那裡的。敬濟道。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信你。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的千真萬真。上面還銀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噴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箇八箇。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兩箇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

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他前日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敬濟听了。急的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湯。要水不水。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砮兩箇。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姐短姐。只是反手望臉上。搨過去。諛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來。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遣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弟八十三回

秋菊舍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諸佳會

如此鍾情古所稀 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  
統向陽臺作雨飛 月有陰晴與圓缺 人有悲欢與會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 空把佳期為君說

妙○此○情○是○情○情

話說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菴薛姑子那里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眾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所儀門首，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箇和我罷了？」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搨的去。」  
了○死○人○罵○頭○非○怕○爭○氣○不○讓○地○有○首○尾○賊○人○膽○兒○虛○你○平○白○走○怎○的○敬○濟

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誰與他有甚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一夜，誰合眼兒來？」  
我白日裡睡一覺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舖子裡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搵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了，要往金蓮那邊去，想不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黑陰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

點點芭蕉不住聲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箇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寺短寺，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寺不的兩住，披着一條茜紅毯子，卽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

鄭詩曰  
風雨如  
時讀此  
方知其  
妙

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房半啓銀燭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箇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茶藤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还把這根簪子與你閨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箇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安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忽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箇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听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

先看  
模樣

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上和  
我娘睡我娘自來會撇清乾淨暗裡養着女婿次日逕支到後邊廚房裡  
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  
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  
前邊睡這婦人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教他騙  
口張舌葬送王子金蓮听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道教你煎  
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敢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  
這奴才骨朶癢了于是拏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  
菊殺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只好  
與他搗癢兒罷了旋剝了叫將小廝來拿大板子儘力砍與他二三十板  
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膽兒

春梅此  
語可為  
天下奴  
才之訓

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裡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你這般好養出家生  
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害主的奴才還  
說甚麼幾聲唱的秋菊往厨下去了正是

蚊蟲遭扇打

只為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鰲棋兒  
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賧到眼裡  
連忙走到後边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總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  
立秋菊拉過他一边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  
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為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  
原不賴他請奶儿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  
奶儿梳頭哩还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

倉卒中  
隱藏頗  
有條理  
想亦姻  
緣尚未  
慮及露  
耳

使秋菊來請奶儿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  
來到前边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  
濟兩箇还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箇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  
連忙藏敬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蓋的沿上的教春梅放小桌兒  
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  
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  
道且是穿的好正面芝蔴花兩边橋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剛奏着同  
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  
那心頭小鹿兒總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  
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边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  
忙撇撥敬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理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

小玉已  
明說  
破

寺閑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外，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裡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方教敬濟輪番在舖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鬚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敬濟兩箇熱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裡風光不久長。有詩為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箇多月，不曾相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春梅道：娘，你這等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箇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內取草裝枕頭。寺我到舖子裡叫他去，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決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那里話？你和我是一箇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箇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

寫得情  
景活現  
絕無一  
毫語死  
吝

不自在用了箇金蟬脫殼歸到前边月娘後边儀門老早開了了髮婦女都放出來要听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說道好姐儿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寺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内我方好去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内拿了箇筐兒走到前边先撮了一筐草就悄儿到印子舖門首低聲叫門正值傳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總搔下忽見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没人請裡面坐春梅進入房內便問小厮門在那里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边生藥舖中睡哩獨我一箇在此受孤恓挨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边兒也不往俺那屋裡走去說你另有對門王顧兒了不稀罕俺娘兒每了敬濟道說那里話自從那日着了說驚散了又見大娘

緊門緊戶所以不敢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听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及教你快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畧先走一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就和春梅兩箇接抱按在炕上且親嘴啣舌不勝歡譁正是

無緣得會鶯鶯面

且把紅娘去解饜

兩箇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吓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歡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直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所

宣卷徑往後邊去了，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為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攜手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敬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吃的酒濃上來，婦人嬌眼拖斜，烏雲半髻，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裡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敬濟便在燈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體，仰臥在一張醉翁椅上。敬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又拿出春意二十四解本兒，放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箇在身後推送敬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不想秋菊

應聲  
慶聲  
得聲  
衣錄

必看  
見九三  
屬至此  
方明絕  
深亦有淺

在後邊厨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於是伸手出來，拔開烏吊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裡望裡，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箇人吃得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箇一往一來，春梅又在後邊推送，三人串作一處，但見一箇不顧夫主各分，一箇那管上下尊卑，一箇椅上逞雨意雲情，一箇耳畔說山盟海誓，一箇寡婦房內翻為快活道場，一箇丈母根前，變作汗淫世界，一箇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壻，一箇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秋菊看到眼裡，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撇清，要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嘴，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箇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厨房中睡去了。三箇整狂到三更時分，終睡。

教語段  
不齊

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開鳥吊出來院了裡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裡放着馮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馮子在屋裡兩箇後邊聒諛敬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箇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弄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房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箇弄主子的奴才一箇大人放在屋裡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里安放了。一箇砂子

教語不  
齊  
之泣

那里發落真不放在眼裡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王子不知道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箇箇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說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膽了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舖裡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成日關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時說嘴你若有一風吹草動到我耳內惹娘說我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在這屋裡了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听自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知妾意亂如絲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情緒幾惶惶。蓋棺不作橫金婦，

入地還從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寫向空山寺，高挂雲帆過豫章。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因  
 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吳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百備  
 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三箇頭口月娘便坐一乘  
 暖轎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奶子如意兒衆  
 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  
 敬濟休要那去同傳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  
 早辰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門

托家緣  
 勿子六  
 一瑛真  
 心之人  
 而遠出  
 屍香月  
 娘殊亦  
 屬而多  
 事

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  
 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  
 村房安歇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  
 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  
 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脚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  
 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  
 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為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  
 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鳥展翅飛來殿宇梭層  
 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画棟碧瓦朱簷鳳扉曉榻映黃紗龜背綉簾垂錦  
 帶遙觀聖像九獵舞舜目堯看近觀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御香不斷

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旁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錢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眾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縈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端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画難成

此山奇  
觀只八  
字寫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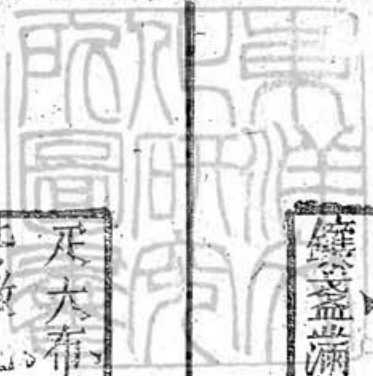
七八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箇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漚髭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見箇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任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箇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箇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睨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像不足畏女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髯老子跟隨兩箇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

據泰山  
而觀天  
下婦女  
亦是奇  
人

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請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正面放一張芝麻花坐床。柳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圖左右一對聯。大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這箇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還香愿。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箇徒弟。一箇叫郭守清。一箇名郭守禮。皆十六歲。生得標致。頭上戴青段道髻。身穿青絹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喫填餈。不一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堪餅饊。各樣菜蔬。擺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鷄鵝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

以人誘入之法



尺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攬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啻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友坐片時。畧飲三盃。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箇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爺送的那一饅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害。好友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

先奉月娘微露注意

說老參 却來出 夫入小 姐說成 思却全 是自資 又使勞 又攤眼 又奉承 語、緝 裡、針 婦女稍 不見禮 禾有不 匪其術 中者越 道賊道 先說早 後說晚 絕妙騙 法

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至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任用度待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天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小人囉哩伯才笑道這箇何須挂意決無絲毫差池听得是

管蕭王 之言明 眼人傳 豈看破

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材坊店面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來打就教他拿賊人下落吳大舅听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之困便在床上側見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月娘方纔

沒頭沒 惱說得 親七切 切亦大 可笑想 見一畫 交淺言 深者與 此相類

床上搔着忽听裡面响曉了一聲床背後紙門內跳出一箇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难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床上求歡月娘說的慌做一團高声大叫清平世界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攔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声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声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

一婦人  
一老子  
半夜在  
太山頂  
上逃難  
危甚險  
甚此是  
燒香下  
場頭

平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忙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倒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上那廝玷污不會月娘道不會玷污。那廝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教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平安兒把道士門窗戶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

肯于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裡遠處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門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慶之妻因為夫至來此進香得遇老師答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

似說破  
及似不  
說破此  
書妙處  
只是冷

天不曉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  
作箇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  
餘就與老師做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總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  
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總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  
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一面作辭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  
而來正是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交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傍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捱相  
冷眼誰揪採鎮日愁眉和歛黛闌干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

月在權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

右調

世上偏  
有此類  
倒等真  
是造化  
弄人作  
者直典  
造化遊  
矣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陳敬濟兩箇就如鷄兒趕蛋  
相似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看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嚥  
教敬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  
大肚腹中梭梭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  
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箇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  
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箇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  
排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裡夢裡趁你大娘未來家那裡討  
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弄出箇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  
了再休想抬頭見人敬濟听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

樣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里贖取兩貼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喏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德，人家十箇九箇，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愿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時滿

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肚上，只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攬草紙倒在毛司裡。次日，坵坑的漢子挑出去，一箇白胖的孩子，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孩子來了。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箇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就對玉樓衆姐妹，把借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姊妹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听的滿耳滿心，要告月娘說

月娘家  
婦耳家  
中安坐  
猶恐生  
李況遠  
出乎曰  
大興曰  
不好深  
咎其自  
取也

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噉罵，在臉上大耳刮了打在他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还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喏喏而退。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服，婦人又在他翫花樓上，兩箇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箇在家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箇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箇正幹的好，还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連忙上樓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忙了手脚，沒處躲避，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舖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服。」月娘道：「我那等分付你，教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

金蓮道  
此亦非  
沒不得  
可身差  
惡之心  
人皆有  
之

燒香一  
場正博  
街好說  
辭

只一說  
字願得  
妙

房裡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香噴噴在家，埋瓶兒，確兒有耳朵，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碎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俊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你要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被強人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裡說一千箇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賊因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



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箇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箇弄的好砵  
 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  
 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恰似降伏着那箇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墻  
 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裡雌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  
 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已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  
 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安兩箇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  
 拿出來把傳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麪吃正是龍鬪虎傷苦了小章谷  
 處門戶日頭半天就關了絲是與金蓮兩箇恩情又間阻了敬濟那邊陳  
 它的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敬濟  
 早晚往那里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箇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  
 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

情理窮  
極無  
歸附  
下得  
不  
矣  
當日  
至親  
令  
敬濟  
伴  
以出入  
閣榻者  
月娘也  
今日  
成淫  
亂  
却棄  
出  
在對  
面  
飲食  
不

喚無  
所安  
德不  
安  
恩而  
為  
仇也

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如兒打  
 門首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  
 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嫂在家有  
 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箇使女聽  
 見有人叫薛嫂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  
 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  
 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  
 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  
 敬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  
 俺兩箇姻緣折散大娘與大姐甚是疎淡我我與六姐折散不開二人離  
 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央及你如其

金瓶梅  
 十三卷 第八十五回  
 三十一

後之會  
愆而死  
已見端  
矣

這般通箇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  
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敬濟道薛嫂禁  
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  
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  
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舖子裡尋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家次  
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  
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  
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如今爹也沒個差娘他  
養出箇墓生兒來莫不是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你把心  
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  
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階下兩

薛大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  
飲酒只見薛嫂兒來到向金蓮道箇萬福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  
們好受用因觀二大戀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每看着怎不  
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  
薛嫂兒道我整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  
曾看的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  
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裡要了  
我兩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怪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  
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中有些不自在不會出去走動春梅一面  
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忙又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  
到明日養箇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

又將二  
八月日  
一番傍  
秋

明明真  
賤實犯  
還日發  
空架是  
非可想  
見常人  
之口

添了箇娃兒，纔兩箇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冷清清的。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二來因此閑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裡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王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箇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又來聽春梅道：他在厨下揀米哩。這破包篋奴才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裡沒人，咱娘兒每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說我乾淨，是他戳犯你每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

做濟與  
金蓮大  
做不來

俚而有  
別致故  
妙

了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每日晌午送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箇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箇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及我，稍了箇東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心焦。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敬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折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祇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滄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洗淨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有

六姐 雅次

敬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袖中。薛嫂道：他教你回箇記色與他，或寫幾箇字兒，稍了去。方信我送的有箇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裡間半晌。

拿了一方白綾帕一箇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敘其相思契  
潤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  
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六人家做買賣却來  
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教  
他舖子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沒進來和誰驚氣哩  
却相是賊人膽兒虛一般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  
作別出門來到前邊舖子裡尋見敬濟兩箇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  
事遞與他五娘說教你休使性兒賭驚氣教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  
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漏眼不  
破絲久後你兩箇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裡敬濟道老薛  
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塔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

金蓮只  
嫌倚漢  
子之勞  
撒添到  
此便氣  
橋任人  
去荷而  
一語不

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我進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  
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且領在  
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  
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  
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  
前邊收拾了教他罄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  
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  
作弊偷養漢子不啻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春梅就睜了  
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箇沒漢  
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子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  
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箇尿胞種就把人躡到泥裡李瓶兒孩子週半

能發不  
如春梅  
多矣

形影相  
依一朝  
散失最  
非事也  
而春梅  
能不作  
兒女悲  
感之態  
雖是安  
慰金蓮  
一片苦  
心然亦

可謂其  
其維堅  
忍之力  
著矣

還死了哩。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賜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箇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

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一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蟇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涕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着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洒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眾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箇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

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恹，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為証。

耳畔言猶在，房中人不見。

于今恩愛分，無語自消魂。

小玉前時曾指人，常無專難。暮到歸時，長一爐土土入銀瓶，悲  
上。不難不難，美人深拿，出出餘千來，對土色，與此兩登，發發，只替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八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雨打梨花倍寂寥

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

情緒千絲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裡得

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

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  
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  
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  
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  
這裡，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  
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為你每逼同作弊，弄出

雖是起  
發如說

金瓶梅

第八十六回